

江山峡口炭行巷的由来

人文 知衢

谢水根

在浙闽交界连绵不断的群山里,仙霞古道如一条青色绸带,缠绕着峡口镇的千年光阴。峡口,这座扼守“入闽咽喉”的古镇,曾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运输线的重要驿站,商旅辐辏,货栈林立。炭行巷,便是镇上一条充满烟火和炭香的街巷。

一

峡口炭行巷的诞生,离不开大自然的馈赠与地理的禀赋。峡口周围拥有仙霞山脉的广袤林木,镇内大岔口溪、三卿口溪、广渡溪等溪流长年不断,汇入峡口大溪后成为须江的主流。

山水相依的格局,孕育了丰饶的物产,也铺就了峡口便捷的商贸通道。早在4000年前,这里就有人类刀耕火种、渔猎生息。肩头垄文化遗迹等,便见证着先民与山林相依共生的岁月。

仙霞古道的兴盛,是炭行巷崛起的根基。这条始于唐代、盛于明清的古道,从江山城区南行,经清湖、石门、峡口、保安、廿八都直抵福建浦城,在峡口镇境内绵延10多公里。当初,古道为行军而建,承载的是军事防御的使命。到了明清时期,随着社会安定,它逐渐成为商贸通途。

彼时,仙霞山脉的深山里,松杂木遍布,当地山民靠山吃山,在山上“打”起炭窑,将材质坚硬、不便运出山且用途又少的木材,制成耐烧无烟的木炭。这种燃料不仅是人们冬日取暖、日常炊煮的必需品,因轻便易携、热量充足,更是成为往来商旅的必备之物。

古道上商贸的繁荣,催生了峡口各类专业街巷,有专营竹子的“竹墟巷”、专营大蒜的“大蒜铺”、取名顺应天意而经营粮食的“天成行巷”等。炭行巷便是专营木炭的地方。

二

炭行巷的形成,并非一蹴而就。清雍正十三年(1735),衢州府署在峡口旧街设同知署,俗称“二府衙门”,配有千总一名、马步战守兵丁120名,专司缉拿盗匪、稽查行旅。“小小江山县,堂堂峡口府”的民谣从此流传开来。往来炭商看到了峡口扼古道之要、临须江之便的区位优势,既能便

捷接收放竹筏运出来的木炭,又能通过古道和水运,将木炭转运至各地,于是纷纷在此设铺开店。

最初,只是几间零星的炭铺,散落于古道、街旁。山民们挑着木炭到炭铺换取大米、布匹等生活用品。随着木炭贸易的日益兴盛,越来越多的炭商涌入此地,炭铺一间接着一间开起,逐渐形成了一条狭长的街巷。“炭行巷”由此得名。

我的故乡在峡口一带的高山上,烧炭是祖祖辈辈的生存技能之一。小时候听父亲说,他十四五岁时就跟着他大哥挑木炭到峡口炭行卖,大哥比他大七八岁,善于交际,和一位在炭行巷开饭店的老板江日良结交为朋友;也听大伯说过,炭商们坐镇铺中,一边收购木炭,一边打理转运事宜,将零散的木炭雇人装入炭篓锁好篓盖,或用马驮,或用船运发往各地。

清顺治五年(1648),闽浙总督驻衢州,将自衢入闽的常山至玉山一路,改取道江山经清湖,越仙霞岭至浦城而入闽。自此,清湖成为浙闽交通要冲,清湖码头正式形成并开始发挥重要的转运作用。清湖码头形成后延伸至峡口,为木炭等土产品的交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,加速了峡口炭行的形成与繁荣。

清初至民国时期,炭行巷内长年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清晨天未亮,挑夫们的脚步声、吆喝声便打破了街巷的宁静;每逢峡口墟日,炭行巷更是热闹,买炭的人与炭商的议价声、伙计的招呼声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峡口最鲜活的烟火乐章。

三

说到峡口炭行巷,自然离不开峡口镇上的吴氏。约1826年,吴氏祖先吴学兰独自一人,从安徽省休宁县西乡和村(现改名溪口镇和村)来到峡口炭行巷边上的“合兴行”当学徒。第二年,他又将十多岁的弟弟吴学钟叫过来一起当学徒。兄弟俩手

脚勤快,待人诚恳,店铺老板给予不薄的薪酬。

看到边上炭行红红火火的生意,一年后,吴学兰、吴学钟两兄弟辞去学徒的活,到峡口大岔口租山场烧炭。之后雇人烧炭,自己在炭行买卖木炭、粗纸(用稻草捣成浆加工成,用来包装拜年的桂圆、荔枝、黑枣等)等。哥哥吴学兰终身未娶,弟弟吴学钟娶了遂昌县一姑娘为妻,成为峡口街上吴氏的“发族太公”。

兄弟两人生意越做越大,买田买山,成了峡口街上的一大富户。彼时,他们在峡口拥有几千亩山林和粮田,儿孙辈也在峡口建了3处大房子,炭行巷是其中一处。现已耄耋之年的吴明华,就居住在炭行巷。吴明华七八岁时,经常跟随母亲到炭行。母亲帮商人锁炭篓盖,他在边上看。锁炭篓盖的篾条用完了,他就替母亲飞跑到篾匠师傅家里拿上一扎,来回一趟十来分钟。

吴氏繁衍至今已已是第四代“克”字辈时,经济实力达到鼎盛,开设的店铺有纸行、炭行、南货店、棉布店、药店、酱园、酱坊等。吴明华的三爷爷吴克勋就开南货店,四爷爷吴克仁继承祖业经营木炭、粗纸、方高纸等土产品。

吴氏后代中,有解放前任峡口镇镇长的,有大学毕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及林业部任职离休的,有在北京高级出版社就职的,有从医开药店、镶牙的……吴明华就是在改革开放后,经营着江山市第一家证件齐全的私营药店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,炭行巷依旧繁华,有朱姓等人开的好几间南货店,有大岔口安门坑江姓人开的饭店等。人民公社食堂化开始后,炭行基本就没有了。

炭行巷的繁华虽早已落幕,但它是仙霞古道商贸繁荣的见证,是闽浙赣皖等地文化交融的印记,也是峡口人勤劳、坚韧、淳朴的象征。

(本文部分内容为吴明华、吴延松、吴伟讲述)

诗意盎然的「水杉大道」

张蓓 文 摄



桃下线“水杉大道”。

傍晚,骑着单车,穿过开化小城解放街、芹南路、石井岭,穿过琳琅满目的街道、熙熙攘攘的人群,我很快就来到了美丽的“水杉大道”——桃下线。

桃下线,就是小时候大人嘴里常说的那条“通到华埠去的路”。这条路绿化好,两旁水杉如士兵列队似的,直插云霄。这也是一条让开化人念念不忘的老路,许多人在那里留下过青春印记。

曾经的205国道桃下线,全长约29公里,起点位于县城桃溪村,终点位于华埠镇下界首村,沿线经过池淮、长虹等乡镇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它都是开化县城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。

后来,随着205国道改道,桃下线变更成为了

开化的县乡道,车流量亦逐渐减少了,但它受欢迎的程度却与日俱增。

位于青山绿水中,桃下线一年四季都是美的。春天,路上一派绿意盎然;夏天,浓荫遮蔽,两侧田野瓜果飘香;秋天,深红与金黄相间,给人无限的诗意畅想;冬天,大地银装素裹,一片安详。

从前车马稀、生活慢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都是以徒步的方式,熟知这条公路的。记得那时候,沿途的赤膊墙上,常常会留下醒目的宣传标语:“农业学大寨”“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”,以及上世纪90年代红遍中国乡村的保健品广告“红桃K”。路的沿线有村庄、农房、田野,还有工厂以及高高伫立的大

烟囱。

有一年春天,学校里组织骑自行车去华埠春游。对于我来说,要骑着父亲老式的、又大又笨重的黑色凤凰牌自行车去华埠,还是很有难度的。但那时,至少有两点是强烈吸引着我的:一是这一路可以和心仪的男生并肩骑行;二是可以骑着自行车来回两次通过那条美丽的公路。在“水杉大道”上,在绿荫浓密的枝丫覆盖中,一颗青春萌动的心追随着另一颗青春萌动的心,互相鼓励、你追我赶。

时光荏苒,岁月悠长。今天桃下线美丽的水杉行道树已经越长越浓密了,树冠郁郁葱葱,枝干遒劲挺拔。人们驶入“水杉大道”,就仿佛进入了一个绿色环保的世界。桃下线也因此被人们称之为绿色的“生态路”,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绿色生态公路“金名片”。

我骑行在今天的“水杉大道”上,一股别样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经公路部门对水泥路面进行了“白改黑”,沥青路面已经覆盖全程,“水杉大道”已变身成为马拉松比赛的绿色跑道之一。沿路的村庄墙壁上,绿荫掩映中,一幅幅“牧童放牛”“山里人家”“蔬果丰收”“鸟鸣山幽”“鸡鸭嬉戏”“竹报平安”的中国水墨画,给村庄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韵。除了画作,沿途村居的墙壁上还图文并茂,作有诸如“孝感动天”“鹿乳奉亲”“戏彩娱亲”“百里负米”“涌泉跃鲤”等中国成语故事和中华孝道典故。

在沿途的十里铺村附近,当地还就地取材打造了一处供游人饮水、歇憩的泉井,泉井旁建有简易“泉水亭”,亭上的标语提醒人们要“饮水思源”。井中泉水“至清、至美”,周边青山“至青、至峻”,骑行至此的我,不禁停下脚步,掬一捧井水喝下,顿觉甘甜宜人,直达心底。

在开化桃下线的“水杉大道”上骑一辆单车飞掣,它会给我一种低空飞翔的感觉。我像一只自由的鸟儿一样,张开双臂,在暗夜来临之前,抖落一身的疲惫,从日常繁忙中获得短暂的抽离。于是,这一天的日子,又变得慢慢轻盈起来……